一站式法律服务：多行业执业（MDPs）的创新与挑战

摘要：

在全球化和商业化的推动下，多行业执业（MDPs）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律服务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MDPs 通过整合不同专业的知识和资源，能够为客户提供全面服务，降低成本，并增加消费者福利。然而，这种模式也引发了争议，尤其是其可能削弱法律职业的独立性和保密性，以及增加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不同国家和地区对 MDPs 的态度和政策存在差异，反映了在实践中对这些挑战的不同回应。本文在分析 MDPs 的定义、特点和运作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具体实践案例，评估了 MDPs 的经济效益与潜在风险，旨在为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发展 MDP 模式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MDPs　多行业执业　一站式法律服务

目录

1　引言：MDPs 的兴起与争议 1
2　多行业执业（MDPs）的概念与模式 1
　2.1 MDPs 的定义与特点 1
　2.2 MDPs 的运作模式 1
　2.3 MDPs 的优势 2
3　MDPs 的国际发展与实践 2
　3.1 美国的 MDPs 争议与法规演变 2
　3.2 其他国家的 MDPs 实践 5
　　（1）英国的替代性商业结构（ABS） 5
　　（2）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监管方法 5
4　MDPs 的经济效益与潜在风险 5
　4.1 潜在风险与挑战 5
　　（1）会计师“入侵”法律市场 5
　　（2）削弱法律职业的独立性 7
　　（3）削弱法律职业的保密性 7
　　（4）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7
　4.2　多行业执业的显著优势 8
　　（1）多行业执业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8
　　（2）提供高效率、更全面的法律服务 8
5　MDPs 与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结合 9
　5.1 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立法与改革 9
　5.2 MDPs 在中国的实践案例 9
6　MDPs 的未来展望与建议 10
参考文献 11

1 引言：MDPs 的兴起与争议

在全球化和商业化的推动下，多行业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律服务模式，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MDPs 的兴起，反映了市场对法律服务多样化和专业化的迫切需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法律服务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委托人面临的法律问题日益复杂，往往需要法律领域和多个专业领域人才结合来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MDPs 通过整合不同专业的知识和资源，能够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服务，同时能够降低客户的搜索成本、合同成本和协调成本，增加消费者的福利。

MDPs 的发展也引发了诸多争议，有反对者将“多行业执业”称为“末日的审判”[1]。因为在实践中很难要求非执业律师像执业律师一样遵循保密、利益冲突和公益服务等伦理要求，可能会产生安然事件这样的负面后果。

在美国，MDPs 的发展经历了从禁止到逐步放松的过程。尽管到目前为止，美国律师协会（ABA）仍未完全开对 MDPs 的禁令，但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已经开始做出有效尝试。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对 MDPs 的态度和政策各不相同。一些国家如英国和澳大利亚已经允许会计师等非执业律师控制或拥有律师事务所，而其他国家则对此持更为谨慎的态度。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法律体系和市场环境对 MDPs 的接受程度和监管方式的不同。

在我国，多行业执业亦呈现出发展趋势。2019 年通过的《海南经济特区律师条例》鼓励非执业律师可以担任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实践中，以盈科全球家族传承中心为代表的新型 MPDs 不断涌现。

本文旨在探讨 MDPs 的概念、发 展历史、经济效益和潜在风险，以及在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中的实践情况。通过对 MDPs 的深入分析，本文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的视角，以理解这一新兴法律服务模式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2 多行业执业（MDPs）的概念与模式

2.1 MDPs 的定义与特点

从美国律协的定义来看，多行业执业是指一家律师事务所与一家或多家其他专业事务所(如会计师事务所)联合为第三方客户提供包括法律服务在内的服务，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共享利润。

简言之，多行业执业体现为律师与其他行业的结合，来自多个专业的团队可以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的服务，例如，在与婚姻家庭相关的法律纠纷中，家庭律师、社会工作者和财务顾问往往会采取合作；在房地产领域，律师、城市规划师、工程师和金融顾问往往会采取合作；在金融领域，会计师与律师往往会采取合作，除此之外还包括律师与注册财务规划师、医疗保健专家、老年护理经理或社会工作者的合作等。[2]

2.2 MDPs 的运作模式

多行业执业的运作模式涉及律师事务所与其他专业服务提供者（如会计师、咨询顾问、财务规划师等）的合作，以提供一站式、综合性的服务。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跨专业团队的协作，通过整合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更有效地满足客户的复杂需求。

[1] J. Emery Baker,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Armageddon or Salvation?, ARIZ. ATr'Y, May 2000, at 24.
[2] Commission on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to the ABA House of Delegates, Background Paper on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Issues and Developments, supra note 1, at 4 n. 1.

专注于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是老年客户从“多行业执业”中受益的一个很好的例子。[3]很多老年人不仅行动不便，而且不会开车也没有专门的司机，如果有律师事务所能“一站式”解决他们的法律问题，让他们只需要跑一趟律所就能解决法律问题，可以减轻他们出行的负担。

除此之外，对已婚的老年人而言，照顾配偶和管理财务管理是很棘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律师与理财规划师和老年护理经理合作提供法律服务可以最大程度上使老人们受益。律师可以解决老年客户遗嘱的设立、信托的可取性、替代性住房合同和其他问题；财务规划师可以和律师合作，确定老人是否有资格获得政府或其他方面的经济援助，并为将来可能获得的权利进行规划；老年护理经理可以帮助老年人了解并确定老年人在哪方面可以从社会服务中受益。[4]如此一来，老年客户不仅可以足不出户解决法律问题，还可以获得律师、老年护理经理与财务规划师等专业人员提供的专业建议，最大程度上防患于未然并享受社会福利。

2.3 MDPs 的优势

“多行业执业”的优势体现在方方面面。多行业执业可能通过引入非律师专业人员进入法律服务领域，改变传统的法律职业运作方式，能够提供更广泛的服务范围，满足客户在法律、会计、金融等多个领域的专业需求。

从消费者福利的角度考虑，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客户需求的复杂化，客户对专业化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MDPs 通过整合不同专业的服务，能够减少消费者的搜索成本、合同成本和协调成本，提供一站式服务，从而增加消费者的福利。[5]

但这种模式可能影响法律服务的提供方式，包括利益冲突和保密义务的处理，因此各国对 MDPs 的开放态度各不相同，下文将具体阐释美国及各国 MDPs 相关规定的发展历史。

3 MDPs 的国际发展与实践

3.1 美国的 MDPs 争议与法规演变

“多行业执业”这一定义有两个关键的组成内容：强调律师与非执业律师在法律服务上的合作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利润共享，但这两项关键内容长久以来在美国是被禁止的。

长期以来，美国律师协会规定律师不得与非执业律师组成以执业为业务内容的合伙。1908 年颁布的《律师道德规范》中，第 33 条至第 35 条首次明确提出禁止律师与非执业律师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与费用分成，[6]1983 年颁布的《职业行为示范规则》亦再次重申禁止律师与非执业律师分钱或合伙。[7]

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客户对跨行业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明显，多行业执业禁令显然无法满足律师行业的发展需求。为了回应新的经济趋势，美国律师协会代表院（the ABA House of Delegates）于 1998 年成立了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多行业执业委员会（Commission on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该委员会的设立目的是“如果《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示范规则》（ABA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中有关专业服务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的规定需要作出

[3] Deborah L. Rhode, The trouble with lawye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95

[4] Ourednik, Karel IV.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a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fter Enron. Florida Coastal Law Journal, vol. 4, no. 2, Spring 2003, p. 189-190.

[5] Michael Tebilcock & Lilla Csorgo, Multi-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 Practices: A Consumer Welfare Perspective, 24 DALHOUSIE L.J. 1 Fall 2001, 6-12.

[6] 1908 CANONS OF PROF'L ETHICS Canon 33 (1928).

[7] MODEL RULES OF PROF'L CONDUCT R. 5.4 (2004) [hereinafter MODEL RULES].

修改的话，来确定哪些地方需要修改”。[8]委员会采取了“公开的审议程序”，并且建立了一个互动网站，在网站上公布了委员会自己的报告、征求意见稿以及1998 年至 2000 年初这一期间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提交的材料。这种信息的透明度保障了社会各界可以更好地了解委员会提出建议的原始与思考过程。

该委员会在 1999 年 8 月向律协提出革命性意见，建议多行业执业应当被允许，同时可以设计几条限制性条件来保护法律职业的 "核心价值"。[9]美国律师协会代表院在进行了大量讨论之后，决议将对问题进行 "进一步研究"，并声称将“不修改《职业行为示范规则》，不允许律师通过多学科执业提供法律服务，除非且直至更多研究表明允许多行业执业将促进公众利益，同时又不......损害律师的独立性和......对客户的忠诚。”

1999 年 12 月，委员会在完善最初的意见稿后向律协提交了《更新背景和信息报告及征求意见稿》（Updated Background and Informational Report and Request for Comments），在该文件中驳回了律师协会所谓的“没有经验证据证明对多学科服务有需求”的说法。[10]委员会经过广泛调研，证明所有向委员会表达意见的法律服务消费者们，无论是《财富》500 强公司还是消费者代表都敦促美国律师协会委员会修改规则，都建议允许多行业执业。

但当委员会将这份建议提交到美国律师协会时，却又获得了反对结果。2000 年 7 月，美国律师协会代表院还是否决了多学科执业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并明确规定，不允许对多学科执业平台进行被动投资，只有在 “律师拥有对律所的控制权和权力以确保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时的独立性的情况下，才允许分享费用”。[11]同时，美国律师协会通过第 10F 号决议，第 10F 号决议反对与非执业律师分担费用，反对非执业律师拥有和控制律师事务所，认为这"不符合法律行业的核心价值"，并提出了阻止保留此类创新的规则。[12]

这种做法虽然是出于对律师服务“核心价值”的保护，同时也起到了防止竞争和保护律师地盘的作用。但随着客户对多行业执业的兴趣日益明显，这一禁令也越来越引起争议。

此后不久，安然和世通公司倒闭，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深陷造假丑闻，引发了审计行业自 1929 年股市崩盘以来最大的信誉危机。[13]国会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在第二章规定了外聘审计师的独立性标准，在第八章规定了公司欺诈及其刑事责任，尤其是在第 802 条明确了对篡改文件行为的刑事处罚。[14]但在实践中，这种限制并没有阻止四大等会计事务所涌入法律市场，审计独立性监管的漏洞使得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得以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甚至在美国重建包括法律服务在内的非审计业务。[15]

2009 年 8 月，美国律师协会成立了新的 “20/20 道德委员会”（the 20/20 Commission），该委员会旨在在全球法律服务市场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是否

[8] See 1999 REPORT, supra note 15.
[9] See 1999 REPORT, supra note 15, at App. A6-A10.
[10] AM. BAR ASS'N CTR. FOR PROF'L RESPONSIBILITY, COMM'N ON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UPDATED BACKGROUND AND INFORMATIONAL REPORT AND REQUEST FOR COMMENTS (1999) , http://www.abanet.org/cpr/mdp/febmdp.html.
[11] AM. BAR Ass'N,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2000 , p.183.
[12] Levinson, supra note 2, at 135.
[13] David B. Wilkins and Maria J. Esteban Ferrer, The Integration of Law into Global Business Solutions: The Rise, Transformation, and Potential Future of the Big Four Accountancy Networks in the Global Legal Services Market, Law & Social Inquiry, Volume 43, Issue 3, Summer 2018, 984–988.
[14] Sarbanes-Oxley Act § 802, 15 U.S.C. § 7241 (2002).
[15] Jason Tashea, Sleeping Giant, 104 A.B.A. J. 49, September 2018, p 52.

以及如何修订管理该行业的规则。在“20/20 道德委员会”决心研究的事项中包括非执业律师参与营利性律师事务所的许可范围界定问题。

2011 年 12 月，20/20 道德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讨论稿，建议允许非执业律师有限控股律师事务所。并提出非执业律师所有权（non-lawyer ownership）的缩写——替代业务结构（Alternate Business Structures 即 ABS）。委员会在讨论稿中规定的 ABS 适用范围是很狭窄的，它要求律所只能从事单一学科的法律业务，并且非执业律师利益不得超过 25%。[16]

遗憾的是，美国律师协会没有通过这份意见稿，并重申 2000 年 7 月通过的政策：与非执业律师分享律师费以及由非执业律师拥有或控制法律执业不符合法律职业的核心价值。2012 年 4 月，20/20 委员会共同主席 Jamie Gorelick 和 Michael Traynor 宣布，委员会放弃讨论允许非执业律师拥有律师事务所（ABS）的规则。[17]

尽管到目前位置，ABA 仍然没有通过 MPDs，其目的在于维护律师的“专业判断独立性”，维护客户信息的机密性，并确保律师不利用与非律师专业人士的关系作为自我推荐的“馈线”。[18]但由于美国律师协会对法律实践没有实际权力，尽管 ABA 的标准被公认为国家标准，但各州也可以根据需要颁布自己的规则，[19]在有些州律协已尝试逐步放开对 MPD 的禁令。

根据加州律协 2019 年发表的《州律师协会就法律服务创新特别工作组(ATILS) 制定的监管改革提案征求公众意见》，州律协正尝试缩小对未经授权的法律执业（UPL）的限制，建议允许律师或律师事务所以外的符合适当的资格标准并遵守监管要求的个人或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允许非律师拥有律师事务所或在律师事务所中拥有经济利益；和允许律师在某些情况下与非律师分摊费用，并修改有关广告、招揽和有能力提供法律服务的义务的其他律师规则。[20]

同时根据加州律协 2021 年发布的规则中 5.4“与非律师人员的经济和类似安排”中，并不禁止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从法律服务的一般收入中向非律师雇员支付奖金或者以其他方式支付薪酬，[21]只要该安排并不干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的独立职业判断，并不违反本规则或者《州律师协会法》即可。

纽约州在 2021 年成为第一个通过了允许律师和非律师之间的商业联盟的规定的州，[22]早在 1999 年，纽约市律协（New York City Bar Association）的执行委员会发表的关于多学科实践（MDP）的立场声明：“MDP 可以为法律服务的消费者带来实质性好处，并且在某些定义明确的条件下应当被允许，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允许多行业执业从业者向同一客户提供审计和法律服务。”[23]该文件详细讨论了 MDP 的潜在好处、组织形式、控制措施以及法律职业规则与其他

[16] Jamie S. Gorelick & Michael Traynor, Co-Chairs ABA Commission on Ethics 20/20, to ABA Entities, Courts, Bar Associations, Law Schools, and Individuals (Dec. 2, 2011),available at http://www.americanbar.org/contentldanaba/administrative/ethics-2020/20111202-ethics2020-discussion-draft-alps.authcheckdam.pdf.

[17] Stephen Gillers, How to Make Rules for Lawyers: The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2013, 40:2 Pepp L Rev 365.

[18] Kellye M. Gordom，friend of foe: the role of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s in a changing legal profession，Indiana Law Review，Volume 36, 2003 Number 4，p.1364.

[19] Thomas R. Andrews, Nonlawyers in the Business of Law: Does the One Who Has the Gold Really Make the Rules?, 40 HASTINGS L.J, 1989, p.577, 596 .

[20] State Bar of California, CA Orders 2019-242 (2019).

[21] California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Rule 5.4, Cal. Rules Prof. Cond. § 5.4 (2021).

[22] John Caher,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Rules Adopted by State, N.Y. L.J., July 25, 2001, at 1.

[23] New York City Bar Association, Executive Committee Statement of Position on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July 1999), p. 228-229.

可能参与 MDP 的专业的兼容性问题。

2021 年，NYSBA NY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2022)规则 5.7 涉及到律师对非法律服务的责任，规则 5.8 涉及到律师和非法律专业人士之间的合同关系。[24]特别地，规则 5.8 详细说明了律师与非法律专业人士之间的合同关系，包括律师在与非法律专业人士合作提供服务时应遵守的行为准则。虽然纽约州的职业行为规则中没有直接提 MDPs，但规则 5.7 和 5.8 旨在确保律师保持职业独立性的同时，提供律师与非律师合作时必须遵守的框架和指导。

3.2 其他国家的 MDPs 实践

在全球化和商业化压力下，法律职业如何适应这些变化，同时保持其职业道德标准，是全世界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这里简单列举英国和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监管方法。

（1）英国的替代性商业结构（ABS）

在英国 2007 年 10 月 30 日经过皇家御准，英格兰和威尔士通过了《法律服务法》（Legal Services Act 2007）这一法案对英国法律行业带来的影响可谓剧变，关键在于创设了两种新型律师组织：多行业执业组织（Legal Disciplinary Practices，简称 LDPs）与替代性商业结构（Alternative Business Structure，简称 ABS）。多行业执业组织允许非执业律师成为合伙律师事务所的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董事或律所管理人，但非执业律师比例不得超过 25%，非执业律师合伙人持股也不得超过 25%。替代性商业结构允许律师和非执业律师共同成立律师事务所，非执业律师可以成为律所合伙人或管理人，并且允许事务所接纳外界资本。

（2）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监管方法

尽管美国律协没有允许非执业律师有限控股律师事务所，澳大利亚、英国和墨西哥等国以及华盛顿特区目前已经颁布法规允许会计师等非执业律师控制或拥有律师事务所。例如，加拿大律协于 1997 年成立了委员会，该委员会为多行业执业制定了七种监管方法，美国律协予以通过。

4 MDPs 的经济效益与潜在风险

4.1 潜在风险与挑战

多行业执业的反对者声称，如果一些非执业律师，尤其是大型会计事务的会计师所涌入律师事务所会影响律师的独立判断能力，削弱法律职业的保密性，造成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增加，甚至抢夺律师的“饭碗”。

（1）会计师“入侵”法律市场

从 1990 年开始，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展露对法律行业的野心，[25]除了在美国受到部分限制，几大事务所几乎在全球分所都设立了相关法律部门，从事着税务、并购和其他咨询服务等这些原本仅由律师事务所单独提供的法律服务，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和地理位置优势，几乎垄断合规、金融、并购和就业法等高端业务。[26]

2002 年，安然公司破产丑闻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关注，美国国会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禁止审计公司向客户提供某些非审计服

[24] N.Y. Rules of Prof'l Conduct R. 5.7, N.Y. Comp. Codes R. & Regs. tit. 22 § 1200.0(2022).
[25] Jonathan Derbyshire, Big Four Circle the Legal Profession, Financial Times, Nov. 14,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9b1fdab2-cd3c-11e8-8d0b-a6539b949662.
[26] Elizabeth MacDonald, Lawyers Protest Accounting Firms' Hiring, WALL ST.J., Aug. 22, 1997, at B8 .

务，包括与审计无关的法律服务。这不仅导致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更迫使四大放缓在法律业务扩张的脚步。

直至 2008 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显露出了传统律师业发展疲态。伴随着全球范围逐渐开放的法律行业趋势，四大会计事务抓准机会潜入市场，挖角法律行业各事务所合伙人，在税务、财务和遗产规划，知识产权，替代性争议解决等领域提供综合服务。从 ALM Intelligence 提供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如今的律师数量和大型律师事务所不相上下，而地理覆盖区域更广。

而在中国，虽然我国禁止外国律师事务所直接或间接投资、管理、经营、控制或参股中国律师事务所，但没有规定明确限制中国律师事务所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合作的形式。利用这种监管上的模糊性，德勤在其网站上宣传通过勤理律师事务所（Qin Li Law Firm）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法律服务。勤理律师事务所是“一家专门从事跨境法律咨询服务的持牌中国律师事务所”，是德勤国际法律服务网络的一部分。

在 2021 年 10 月 19 日，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发布《关于做好律师事务所设立和管理环节突出问题清理规范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律师事务所要针对律师、律所设立或参加律师联盟等开展自查、核查、组织整改。整改的范围包括外国会计师事务所控制中国律师事务所。在此之后，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瑞栢律师事务所、上海勤理律师事务所纷纷发布公告宣布退出“四大”。

表格 1 四大与律师事务所在律师数量和覆盖国家上的比较[27]

四大	律师数量	覆盖国家	律所	律师数量	覆盖国家
普华永道	2500	85	霍金路伟	2609	22
毕马威	2200	53	众达	2523	18
安永	2100	80	高伟申	2466	23
德勤	1800	69	金杜	2397	16

在法律界越来越向传统的商业方法（如分拆、外包、流程管理，以及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合伙经营）转变之际，全球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业务网络具有明显的优势。四大已经成功利用所有这些环节将自己从会计师事务所转型为提供整合的全球化商业解决方案的专业服务机构，以应对财务、税务、策略和组织以及（越来越多地）法律相交融所带来的复杂问题。[28]

四大拥有完整的产业结构，广阔的市场覆盖率和强大的部门支持，四大的年收入总和达 1200 亿美元，超过了 100 家最大的律师事务所 890 亿美元的年收入总和，没有一家大型律所拥有这样的财力支持与其抗衡。[29]因此当多行业执业禁令放宽后，进入法律市场对于四大这样的巨头来说轻而易举，并可以很轻易地在法律服务市场从传统律所手中分走一块“蛋糕”。据 Altman Weil’s 2018 Law Firms in Transition Survey 的调查指出，46.4%的律师事务所将四大视为市场上的潜在威胁；有 9.3%的律所表示，已经有部分潜在案件被四大抢走。

[27] Source: Developed from Brock and Powell (2005). Data is from 2001.

[28] David B. Wilkins and Maria J. Esteban Ferrer, The Integration of Law into Global Business Solutions: The Rise, Transformation, and Potential Future of the Big Four Accountancy Networks in the Global Legal Services Market, Law & Social Inquiry, Volume 43, Issue 3, Summer 2018, 989-992.

[29] "Attack of the bean-counters," The Economist, March 19, 2015,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15/03/19/attack-of-the-bean-counters.

四大事务所在法律服务市场一系列的大动作引发了社会对律师事务所发展前途以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市场影响力的思考与探讨：四大的项目经营范围涉足知识产权、税务等原本只由律师处理的法律服务，这种行为是否会波及律师事务所的生存，又如何进行限制呢？四大从事法律服务，它们是否应受法律职业伦理的规制呢？在这一切尚未有定论的情况下，确实不宜直接放宽多行业执业的禁令。

（2）削弱法律职业的独立性

长期以来，律师不受外界影响行使专业判断的能力一直是法律行业的基石。[30]美国律协发布的第 10F 号决议亦进一步重申了专业独立性的重要性。[31]反对者认为非执业律师对公司的控制与律师丧失独立判断力之间有直接关联，如果在非执业律师的监督下进行工作，律师的独立判断性会被削弱。例如，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为律所通过进行投资获得律所的部分控制权，他们很有可能凭着股权或控制权对公司的政策实施多加控制，从而影响律师本身的独立判断，让律师在法律事务中不仅仅考虑法律方面的内容，还要考虑客户的其他需求，例如商业战略、医疗问题和家庭问题等；或者限制老律师从事公益事业上的时间，因为律所会更关心创造短期的利润，而非努力推动司法实践的进步。[32]

（3）削弱法律职业的保密性

《示范规则》第 1.6 条规定："律师不得披露与代理客户有关的信息，除非客户在知情的情况下表示同意。"律师对委托人的隐私负有保密职责，这是示范规则所明确规定的，但如果允许多行业执业可能会导致保密规定难以得到有效的遵守，从而损害客户的利益。

我们应当推定一般客户是很难区分律师-委托人特权何时适用，何时不适用的，在多行业执业的情况下，他们在求助法律保护时可能会对多个专业人士透露自己的隐私，其中律师固然会受到保密义务的约束，而另一些人如财务规划师、会计师以及社会工作者则不受保密规则的约束，那么他们的隐私就很容易被泄露。例如，如果律师了解到客户曾有虐待儿童的行为，他不能在未经客户同意的情况下披露这些信息，但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与会计师等专业人员有义务向政府当局披露此类信息。如果专业服务人员的职业越是复杂，客户对是否需要保密的困惑就越大，客户隐私被泄露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法律上没有对律师-委托人保密义务进行进一步解释的情况下，不宜直接放宽多行业执业的禁令。

（4）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多行业执业可能会导致律师-客户的保密义务与会计师的公开审计义务相冲突。会计师的职业性质要求他们必须完全独立于客户，并最终效忠于公众，而律师是客户的保密顾问与辩护人，律师的职责是尽可能用最有利的方式陈述客户的案件，因此律师则自始至终拥护客户的需求，只效忠于客户。而会计师则承担通过核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并公开报告的公共责任。当客户的利益与公众相冲突，会计师应当如何抉择呢？

在安然财务造假事件中，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为安然公司提供内部审计和咨询服务，在 1997 年到 2001 年间为安达信为安然公司虚构利润 5.86 亿美元，并隐藏了数亿美元的债务。2001 年 10 月安然财务丑闻爆发，安达信的休斯敦事

[30] Biamonte, supra note 35, at 1176.

[31] See Levinson, supra note 14, at 142 (citing the Resolution for the proposition that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judgment benefits the public interest); see also supra note 50 and accompanying text (discussing Resolution 10F).

[32] Lawrence J. Fox, Dan's World: A Free Enterprise Dream; An Ethics Nightmare, 55 Bus. LAW. 1533, 1552-53 (2000).

务所从 10 月 23 日开始的两个星期中销毁了数千页安然公司的文件。最终，安达信妨碍司法罪名成立，判处罚金 50 万美元，责令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业务。

许多人认为，安然等案件中安达信的不当行为反映了会计师的审计和咨询职能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允许会计师事务所与律师合并的话，律师-客户的保密义务与会计师的公开审计义务的冲突很难得到解决。

4.2 多行业执业的显著优势

尽管多行业执业存在威胁律师独立专业判断能力等问题，亟需立法解决，但是多行业执业在提高效率和促进竞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在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进程中多行业执业所带来的综合法律服务对于有跨多个领域有需求的客户，尤其是为小型事务所的个体客户带来诸多便利。

（1）多行业执业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和法律市场的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追求综合服务和一站式服务。有法律、财务和税务问题的公司会更愿意向多个专业人士寻求建议，并从综合法律服务中受益，[33]Michael Trebilcock 教授 1999 年的综合实证研究证实了国际客户对多当事方协议的需求是存在的，而且消费者愿意尝试使用多当事方协议来满足法律服务需求。Michael 对多当事方协议的经济分析表明，提供专业服务的综合方法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使客户更容易获得服务，特别是那些跨国经营的客户。[34]

正如前文所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强劲的攻势刺激律所不断改变创新。随着法律科技的不断发展和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在法律服务行业上的快速运用，传统律师业发展显出疲态，各大律师事务所开始尝试多行业执业，通过尝试与非执业律师合作的这种方式吸引更多资本和专业知识的优势，使他们与其他资金雄厚的服务提供商相比更具竞争力。

（2）提供高效率、更全面的法律服务

多行业执业，尤其是小型事务所提供的多行业执业方案能够使法律服务变得更有效率和更全面。与其将复杂的法律问题交给不同的公司或者事务所进行解决，将复杂的需求完全交给一个事务所去处理更能提升客户的信任感，让他们相信各方面都会得到妥善的处理，在诉求交接的环节中不容易出现纰漏和错误。[35]

波士顿波士顿法律合作组织（Boston Law Collaborative，即“BLC”）是一个多行业执业律所的例证。最初的 BLC 由七名律师、一名心理学家、一名财务规划师和一名工作场所顾问组成。现在的 BLC 包括十几名律师、附属机构和行政专业人员。该律所的业务领域是家庭法和就业法，律所内的专业人员共同提供法律、调解、心理和金融领域的“全方位”服务。[36]

试想一个法律咨询的情景：当一个存在心理问题的客户向律所咨询法律问题时，由于律师和财务规划师不具备为客户治疗心理问题的资格，也不了解客户复杂的心理问题，很难在第一时间了解客户的真实诉求并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该律所与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合作，专业的心理医生可以在第一时间与客

---

[33] Jim Kelly, Long Arm of the Law: The Big Five May be Right That Clients Want Them to Move into Legal Services, FIN. TIMES, Sept. 9, 1999, at 29.

[34] Trebilcock, Michael J. and Csorgo, Lilla, Multi-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 Pra tices: A Consumer Welfare Perspective (August 9, 2001). Dalhousie Law Journal, Vol.24, pp.10-14, 2001,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1214162

[35] See John S. Dzienkowski & Robert J. Peroni, Shaping the Future of Law: ABA's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Proposals Will Stymie the Growth of MDPs, Golden Age is Over, LEGAL TIMES, Aug. 2, 1999, p. 27.

[36] Boston Law Collaborative, LLC website, Mar. 19, 2024, at http://www.bostonlawcollaborative.com. (last visited Mar. 19, 2024)

户沟通，了解其诉求，更好的协助律师解决法律问题；同理，精神科医生在单独处理客户的心理问题时，可能不了解围绕患者困境的法律问题，即使能够疏导客户的心理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其法律困惑，在心理医生了解客户诉求之后尝试与律所合作，律师可以更好地针对客户诉求提出解决方案。

即使律所的客户不具备心理问题，许多客户在面对法律问题时，大多怀着焦虑、恐慌、愤怒或者困惑的心情找到律师事务所。当处理与家庭有关的纠纷（如监护权纠纷）时，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可能会情绪过激影响自己的判断力，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当事人的情绪可以得到控制，以更理性的方式思考问题；同理，在离婚纠纷中，客户面对需要立即做出的财务决定可能会感到困惑和恐惧，而 MDP 的财务专家可以帮助当事人充分揭开经济学的神秘面纱，从而作出深思熟虑的保护性选择。

多行业执业的好处远不止在于能够便捷的咨询另一位专业人士，律师、心理学家、财务规划师或工作场所咨询师等专业人士之间会进行针对彼此工作内容和特定客户的特殊需求的交流，当出现任何客户时，与该客户会面和交谈的专业人士都已经是一个更全面、更敏锐的倾听者，随时准备处理寻求服务者的全部问题，使客户可以获得更加“全面”的法律体验，让客户在情感上感受到被看见、被倾听和被关怀。[37]

这种合作风格在 BLC 这样的小型事务所比在大型事务所更容易达成。如果是一家 1000 人的律所，那么从业人员就很难相互熟悉，也很难熟悉彼此的专业，且律师事务所和专业服务公司的成员与其他成员的互动能力较弱，BLC 这种跨专业的互动和理解也很难实现。

5 MDPs 与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结合

5.1 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立法与改革

在我国，多行业执业亦呈现出发展趋势。2019 年通过的《海南经济特区律师条例》鼓励具备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实行公司化管理，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设立公司制律师事务所，第十八条鼓励非执业律师也可以担任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虽然这只是地方性法规，但显然预示着法律行业的重大变革。

无独有偶，《陕西省律师条例》第 27 条规定，在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除执业律师外，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专利代理人等其他专业人员可以成为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5.2 MDPs 在中国的实践案例

多学科执业（MDP）通常意味着律师至少和一种其他执业的成员一起执业，从而为特定个人或行业提供高度专业化且全方位的组合服务。在实践中，MDP 可能会采取多种形式，如果 MDP 专业化并为特定个人或行业提供组合服务，它们就很有可能取得成功。

例如，2024 年 7 月 13 日，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全球家族传承中心广州中心正式成立，[38]该中心致力于深耕家族财富管理和传承服务领域，在法律服务、财富管理和客户关系等方面提供一站式的法律服务。高净值家族的传承需求涵盖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基金法、婚姻法和继承法等多个法律专业领域，需要具备跨界专业知识的律师提供一站式的法律服务。盈科利用自己的客源优势，开拓新

[37] David A. Hoffman and Richard N. Wolman,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Three Dimensional Client Services, 48 MASS. PSYCH 14, 16-17 (2004) .

[38] 李乐：《盈科全球家族传承中心广州中心成立，强化专业服务布局》，载微信公众号“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2024 年 7 月 16 日。

的领域，深耕并实现专业化，[39]是 MDP 专业化并为特定个人或行业提供组合服务的鲜明示范。

多伦多移民律师事务所 David Rosenblatt & Associates 是一个 MDP 专业化的例子。该事务所正在做的是成立一个由不同的就业相关公司组成的协会，提供各种服务，以便通过提供受过国际培训的技术工人来填补客户的工人短缺。[40]

多伦多移民律师事务所 David Rosenblatt & Associates 提供专业化的法律服务。该公司的执行合伙人罗森布拉特 (Rosenblatt) 在 2000 年 IT 繁荣时期涉足国际就业招聘领域，并创立了 一个提供国际招聘、移民和商业服务的公司网络 Passportal Group。客户在通过 Passportal Group 为自己员工获取工作签证和移民文件时，开始询问罗森布拉特是否可以帮助他们从海外寻找技术工人。罗森布拉特基于此，推出了 caregiver.ca（保姆和护理人员招聘网站）、brainiacs.com（IT 招聘网站）和 Cv.tv（在线简历数据库网站）。以 Cv.tv 为例，一旦雇主选择了一名潜在雇员，律师事务所就会介入，完成将工人带到加拿大所需的文书工作，从而可以一站式解决客户的工人短缺需求。

罗森布拉特一站式服务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高度专业化的性质。这个案例展示了 MDP 如何通过提供一站式服务来满足特定客户群体的需求，增强了服务的综合性和便捷性。

6 MDPs 的未来展望与建议

随着客户对符合法律服务的需求的发展，我认为不应当完全禁止多行业执业行为，我们应当适当放宽对多行业执业禁令，以符合时代之发展。结合我对多行业执业利弊的分析，我认为我们需要设置相关的限制措施保障多行业执业的发展，但这种限制措施应当更多针对于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而非普通的小型律所。

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尤其是五大的多行业执业我们需要持谨慎态度。正如安然破产案所表明的，多行业执业可能会导致律师-客户的保密义务与会计师的公开审计义务相冲突，因此我们应当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规定限制条例。

而对于 BLC 这类律所与针对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多行业执业律所应当被允许。例如律师与理财规划师和老年护理经理联合，专注于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这种律所提供一站式的法律服务，可以满足老年人复杂的需求，同时在程序上更加简明便利。而 BLC 这样律师和心理医生等专业人员的合作执业的律所，可以使客户不用独立承担离婚、失业等方面的压力，客户可以完全依靠并信赖这些专业人士，获得更加“全面”的法律体验。

[39] 李乐：《虚位以待：盈科全球家族传承广州中心招募副主任和优秀律师》，载微信公众号“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2024 年 7 月 23 日。

[40] Pablo Fuchs, How to Decide on a Business Structure for Your Law Firm, Canadian Bar Association - CBA Practice Link, 2014, https://www.cba.org/Publications-Resources/CBA-Practice-Link/solo/2014/How-to-Decide-on-a-Business-Structure-for-Your-Law.

参考文献

[1] J. Emery Baker,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Armageddon or Salvation?, ARIZ. ATr'Y, May 2000, at 24.

[2] Commission on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to the ABA House of Delegates, Background Paper on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Issues and Developments, supra note 1, at 4 n. 1.

[3] Deborah L. Rhode, The trouble with lawye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95

[4] Ourednik, Karel IV.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a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fter Enron. Florida Coastal Law Journal, vol. 4, no. 2, Spring 2003, p. 189-190.

[5] Michael Tebilcock & Lilla Csorgo, Multi-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 Practices: A Consumer Welfare Perspective, 24 DALHOUSIE L.J. 1 Fall 2001, 6-12.

[6] 1908 CANONS OF PROF'L ETHICS Canon 33 (1928).

[7] MODEL RULES OF PROF'L CONDUCT R. 5.4 (2004) [hereinafter MODEL RULES].

[8] See 1999 REPORT, supra note 15.

[9] See 1999 REPORT, supra note 15, at App. A6-A10.

[10] AM. BAR ASS'N CTR. FOR PROF'L RESPONSIBILITY, COMM'N ON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UPDATED BACKGROUND AND INFORMATIONAL REPORT AND REQUEST FOR COMMENTS (1999) , http://www.abanet.org/cpr/mdp/febmdp.html.

[11] AM. BAR Ass'N,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2000 , p.183.

[12] Levinson, supra note 2, at 135.

[13] David B. Wilkins and Maria J. Esteban Ferrer, The Integration of Law into Global Business Solutions: The Rise, Transformation, and Potential Future of the Big Four Accountancy Networks in the Global Legal Services Market, Law & Social Inquiry, Volume 43, Issue 3, Summer 2018, 984–988.

[14] Sarbanes-Oxley Act § 802, 15 U.S.C. § 7241 (2002).

[15] Jason Tashea, Sleeping Giant, 104 A.B.A. J. 49, September 2018, p 52.

[16] Jamie S. Gorelick & Michael Traynor, Co-Chairs ABA Commission on Ethics 20/20, to ABA Entities, Courts, Bar Associations, Law Schools, and Individuals (Dec. 2, 2011),available at http://www.americanbar.org/contentldanaba/administrative/ethics-2020/20111202-ethics2020-discussion-draft-alps.authcheckdam.pdf.

[17] Stephen Gillers, How to Make Rules for Lawyers: The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2013, 40:2 Pepp L Rev 365.

[18] Kellye M. Gordom，friend of foe: the role of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s in a changing legal profession，Indiana Law Review，Volume 36, 2003 Number 4，p.1364.

[19] Thomas R. Andrews, Nonlawyers in the Business of Law: Does the One Who Has the Gold Really Make the Rules?, 40 HASTINGS L.J, 1989, p.577, 596 .

[20] State Bar of California, CA Orders 2019-242 (2019).

[21] California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Rule 5.4, Cal. Rules Prof. Cond. § 5.4 (2021).

[22] John Caher,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Rules Adopted by State, N.Y. L.J., July 25, 2001, at 1.

[23] New York City Bar Association, Executive Committee Statement of Position on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July 1999), p. 228-229. Executive Committee Statement of Position on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24] N.Y. Rules of Prof'l Conduct R. 5.7, N.Y. Comp. Codes R. & Regs. tit. 22 § 1200.0(2022).
[25] Jonathan Derbyshire, Big Four Circle the Legal Profession, Financial Times, Nov. 14,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9b1fdab2-cd3c-11e8-8d0b-a6539b949662.
[26] Elizabeth MacDonald, Lawyers Protest Accounting Firms' Hiring, WALL ST.J., Aug. 22, 1997, at B8 .
[27] Source: Developed from Brock and Powell (2005). Data is from 2001.
[28] David B. Wilkins and Maria J. Esteban Ferrer, The Integration of Law into Global Business Solutions: The Rise, Transformation, and Potential Future of the Big Four Accountancy Networks in the Global Legal Services Market, Law & Social Inquiry, Volume 43, Issue 3, Summer 2018, 989-992.
[29] "Attack of the bean-counters," The Economist, March 19, 2015,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15/03/19/attack-of-the-bean-counters.
[30] [5]Biamonte, supra note 35, at 1176.
[31] See Levinson, supra note 14, at 142 (citing the Resolution for the proposition that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judgment benefits the public interest); see also supra note 50 and accompanying text (discussing Resolution 10F).
[32] Lawrence J. Fox, Dan's World: A Free Enterprise Dream; An Ethics Nightmare, 55 Bus. LAW. 1533, 1552-53 (2000).
[33] Jim Kelly, Long Arm of the Law: The Big Five May be Right That Clients Want Them to Move into Legal Services, FIN. TIMES, Sept. 9, 1999, at 29.
[34] Trebilcock, Michael J. and Csorgo, Lilla, Multi-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 Pra tices: A Consumer Welfare Perspective (August 9, 2001). Dalhousie Law Journal, Vol.24, pp.10-14, 2001,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1214162 .
[35] See John S. Dzienkowski & Robert J. Peroni, Shaping the Future of Law: ABA's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Proposals Will Stymie the Growth of MDPs, Golden Age is Over, LEGAL TIMES, Aug. 2, 1999, p. 27.
[36] Boston Law Collaborative, LLC website, Mar. 19, 2024, at http://www.bostonlawcollaborative.com. (last visited Mar. 19, 2024)
[37] David A. Hoffman and Richard N. Wolman,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Three Dimensional Client Services, 48 MASS. PSYCH 14, 16-17 (2004) .
[38] 李乐：《盈科全球家族传承中心广州中心成立，强化专业服务布局》，载微信公众号“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2024 年 7 月 16 日。
[39] 李乐：《虚位以待：盈科全球家族传承广州中心招募副主任和优秀律师》，载微信公众号“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2024 年 7 月 23 日。
[40] Pablo Fuchs, How to Decide on a Business Structure for Your Law Firm, Canadian Bar Association - CBA Practice Link, 2014, https://www.cba.org/Publications-Resources/CBA-Practice-Link/solo/2014/How-to-Decide-on-a-Business-Structure-for-Your-Law.